

# 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杨朵轶 著

穿越城市里的浮光尘  
攫取影子里的微光尘  
你时光的长巷里  
我来了又走  
还好在最美的时光里，曾经有你



A propos, je t'aimais.  
Je te le dis maintenant,  
parce que ça n'a plus d'importance.

—— Sartre

顺便提一句，我曾经爱过你。  
之所以现在对你说，  
是因为那对我已不重要。

—— 萨特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 LUJANG PUBLISHING CO., LTD.

再见，  
我思念如初的人

杨朵轶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6年·厦门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 杨朵轶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459-1128-2

I. ①再… II. ①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843 号

ZAIJIAN, WO SINIAN RUCHU DE REN

再见，我思念如初的人

杨朵轶 著

---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 江 出 版 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星光工业开发区西红门

福伟路四条十号

邮 政 编 码：102600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插 页：2

印 张：10

字 数：219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128-2

定 价：36.00 元

---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0.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开足冷气的房间里，我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击，听见手指落在键盘上，发出的清冷声音，寂寞，但是美丽。

落地窗上挂着透明的白纱，一抹金黄色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外边是一览无余的风景，丰富，鲜艳，却有一点纷乱。而我记忆中的你，正如隐匿在一片深邃森林中的窈窕女生，轻轻地从我眼前飘过，瞬间，不见了踪迹。穿白衣的少年伸出手来，却怎么也触不到往日的痕迹。摊开自己的手掌，只看见空洞的手心里，全是忧伤的泪滴。

电脑里正放着一首台湾女歌手阿桑的歌——《如果爱你只有一次》：

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会用每一个夜晚来记得你；  
如果失望只有这一次，我会用无数个希望继续等待。  
不怕梦醒时你不在身旁，只怕这是永远的凄凉。  
你所给我的一切感动，会不会只是我的幻想？  
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会用一生来等待你，失望也好，孤单也好，  
只要你能说爱我；

如果爱你只有一次，我愿放弃唯一的生命，失落也好，哭泣也好，只要你能记得我。

淡淡的吉他声中和着女歌手简朴微凉的声音，一点一点地覆盖了我的听觉。这时候心情也渐渐地随之静寂，往事就好像一道道影子悄然袭来，击中了我，在弯弯的眉宇间落满沉重。

好像人越长大，内心就会越害怕。害怕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并非自己本来想象的模样，害怕失去那些已经得到而不想再放手的东西，害怕自己所苦苦追寻的理想和目标终究只是一场无法实现的幻觉。我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抵抗这样一种恐惧情绪的入侵。像一只残忍的手，揭开了一个陈旧的伤口，看见里面的鲜血淋漓。

如果说青春是场长长的梦，那么梦里梦外，最终留在记忆深处的，都是我们做梦时，怀抱里所珍存的体温。一切的一切。那些故事。那些人。那些走过的路。那些经历过的情感。发生过的，我们无法挽回；未曾发生的，我们又无法先知先觉。怀着如此简单而又复杂的困惑，我们的青春茫然无助地在轮回里生长。一年一年。

这时候洁白的日光恰好抚过我的脸庞，留下美丽的弧度。瞬间，忽然想起，有个人曾经用温柔低回的声音，在我的耳畔轻声地说：“爱情，不过是寂寞的人拥抱彼此的谎言。”于是在故事里找到了自己，却再也找不到你。

1.

苏苏。

苏苏是我的女朋友，更确切地说，是我曾经的女朋友。“曾经”这个词，只代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落，而无法形容现在和未来。每次当我使用它说话或者写作的时候，内心都会有种沧海桑田过尽千帆般的痛苦感受，难以言说。现在的我，未来的我，都已经失去了苏苏，她不再属于我，这已经成为事实。虽然我从心里一再否认这个事实，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事实。

苏苏走了，和别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苏苏走得很干净，留给我的，除了那长长的足够让我懊恼十辈子的回忆，就是手里这个淡蓝色的日记本。本子里记录的都是她曾经百转千回悲喜交集的心情轨迹，以及发生在她和我之间的点点滴滴。

选择依偎在别人身旁的苏苏，也许已经不再书写，她摆脱了我，也撕裂了我们之间曾经共有的交集。没有笔尖的接触，这个本子一定也和我一样，满载寂寞却无处诉说。于是我轻轻地把它捧起，认认真真地

在上边写下这样的文字：“爱情是一颗寂寞的子弹。从柔软的胸膛经过，打穿的仍然是寂寞。”

丁若。皮肤白皙，容貌俊美，身材挺拔，气质优雅的男子。

丁若就是我。多么蕙质兰心的两个字，多么有文艺气息的两个字，统统用在了我的身上，并且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和我长相厮守，形影不离。这让我骄傲，让我在茫茫人海中能够顶天立地抬头挺胸地行走。

丁若，也就是我，一个固执的人。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我一直固执地以为苏苏——我曾经的爱人，她也会像我的名字一样，始终缠绕着我，永远不会离开我，与我长相厮守，对我不舍不弃。可是有一天，我发现我错了，错得那么彻底，那么不可原谅。苏苏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甚至连离开的样子都是那么决绝，那么无情，那么不留余地，那么让我肝肠寸断。

原来，白日梦的下半场是，醒着的人告诉我：你要是真困了的话，回家洗洗睡吧。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line with a central floral ornament and the number '2.' written in a serif font below it.

烦。烦。烦。闹钟居然又开始响了。

正梦着漂亮姑娘的乳房和大腿，出早操的时间就到了。

高中时候风餐露宿，经历了好几年的早自习，早已经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混到大学里，还以为终于掉进了温柔乡，没想到竟然还要继续赶在太阳的前方。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在宿舍里宣传着从《男性健康（海外版）》上了解到的“先进”保健思想：“据国外最知名的医学专家考证，其实早锻炼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做法。清晨正是树木大规模释放二氧化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活动，吸进肺里的全都是废气。”宿舍里顿时响起掌声一片，貌似大家都很认同我陈述的这个观点。我为这个环境感到由衷的骄傲，但后来本宿舍的全体舍友被苏苏批判为“懒惰者同盟”。

我们的宿舍是 215 号，号称住了一水儿的“帅哥”。当然此说法仅是号称，只在宿舍内部公认，如果稍微扩大一下调查的对象，百分之百的结果是我们六个中的一半要被归入影响市容的那部分人的行列中。

小段是我在宿舍里认识的第一个同学，也是后来在班上和我关系最铁的同学。我家距离人民大学交通还算方便，因为怕人多，入学的时候我提前一天跑到学校报到。交完学杂费之后，我成为第一个走进 215 宿舍的学生。当时宿舍里还没有人来，我就挑了一个靠近窗户的上层，把随身携带的黄色帆布书包扔上去表示此床位已被占，就匆匆赶往工人体育场去看北京国安队 VS 上海申花队的甲 A 足球比赛去了。直到开课的前一天晚上，我才卡着点儿回到学校。当时好像是 10 点钟，从窗户看过去，宿舍里已经一片黑暗。推门，发现门竟然从里面插住了，我被锁在了外边，进不了宿舍。于是我开始敲门，一下又一下，开始敲的时候我还比较温柔，把食指和中指弯曲收着劲儿用骨节来敲，但是敲了十来下竟然没反应，顿时烦躁起来。我一个人站在狭窄的过道里，对面卫生间里传过来一阵阵恶臭，熏得我直头晕。于是手上又加了些劲儿敲了几下，还是没反应，我的暴脾气“噌”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握紧了拳头抡起来使劲儿地砸门。要说还是善者被人欺，玩出狠点儿的举动果然有效，刚砸了没两下，就听见屋里边传来由远及近的拖鞋声，紧接着是开锁的声音，随后门也“吱扭儿”一声打开了。屋里很黑，我侧身进屋，先顺手拉开了灯，看清了给我开门的同学，该同学就是小段。“大家都睡了，你动作慢一点儿。”小段说话的时候有很浓的山西口音。

当时小段的言行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原因如下：一、他是唯一愿意从睡梦中醒来给我开门的好同学（其实后来才知道他有轻度的精神分裂症，晚上入睡的难度比较大）；二、他比较具有集体

主义精神。

鉴于上述对小段的好感，我还是很愿意浪费些宝贵的笔墨来对他进行一番深入浅出的描述。小段的老家位于山西省平遥县的西郊，紧挨着传说中的著名旅游景点——乔家大院。张艺谋拍《秋菊打官司》的时候，小段正上高中，恰好是荷尔蒙浮动、春心荡漾的美好季节，而在电影中把陕西妇女秋菊演绎得出神入化的巩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段的梦中情人。巩大美女从此以后长期影响着小段同学对女性的审美趋向，高个子虎牙大胸脯冷漠的眼神雍容的气质，具备以上条件的女生均可以成为小段孜孜以求的目标。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参加工作，小段一直都在为找到这样的女性而不懈地努力着，可惜一直未果。

从外形上来看，小段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身材极为“精悍”，基本上是属于过来一个男性公民就比他高的那种；其二是会当凌绝顶，少年脱发，脑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鉴于小段同学的以上两个特点，我们一帮兄弟曾集体建议小段及时调整择偶标准，以免他日后孤单老去，崩溃在爱与恨的边缘。可是小段的思想顽固，始终抱着一种死磕到底的决心。我曾经给小段介绍过一个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北京女生，但是小段说啥也不同意，拒绝的理由是该女生身高不足一米五，非说本来他自己就低，要是再找个这样的女生，必将严重影响下一代的优生优育。我们这一群人轮番给小段摆事实讲道理，对其施展糖衣炮弹唾沫轰炸，说什么负得正啦，说什么浓缩的都是精品啦。怎奈小段这厮咬定青山不放松，

就是不允，愣是气得我一哥们儿冲着他直喊：“你丫以为你是姚明呢？”

生活中的小段特别善于分析。从晚餐食物的营养成分到扑克游戏中的出牌顺序，从普京的家庭地位到罗德曼（前 NBA 著名球员）的发型设计，小段都能运用技术手段进行一段深入浅出的分析，然后还能够强词夺理地讲出一大串让你不得不信服的理由来，这种本事让人眼界大开叹为观止。

当然小段同学的苦恼也有很多，除了爱情以外，长期困扰着小段的就是他那聪明绝了顶的脑袋。据他自己分析，导致其脑袋寸草不生的原因是他在 8 岁的时候吃错了药，把红霉素误认为黄连素大量服用后产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后遗症。小段在脱发的早期，因为年龄小，不关心外表，所以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直到进入大学，才恍然明白头发对于塑造男性健康形象的重要作用，小段遂果断采取补救措施，一时间动物凶猛。在几年的时间里，小段几乎使用了市场上所有能见到的生发剂，包括著名的章光 101、韩勇 9+9、生发一洗灵，等等，然而成效甚微。数万元的投入、反反复复的轮回之后，小段终于明白，生发对于他而言，也许真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3.

由于我从小就身高臂长、肌肉结实，高中一入学我就被“以貌取人”的体育教研组选进了学校运动集训队，经过一番拉练与测试之后，被确定主攻的项目为短跑和跳远。每天下午别的同学在教室里安静地上自习的时候，我就穿着运动衣短裤和跑鞋在学校的操场上训练。运动队的教练姓林，白白净净的大高个儿，据说是练武术出身，一个指头就能把厚厚的砖头击穿。林教练整天唬着个脸，害得我们在训练时格外投入，一点儿也不敢马虎。

整个集训队有十五六个人，高年级的居多，新生只有我和苏苏。苏苏是练跨栏的，大眼睛，扎一根乌黑的辫子。她非常喜欢笑，笑起来会露出两颗可爱的虎牙，很白。在操场集体跑圈的时候，苏苏总是习惯跑在最后，我并肩跟着她，一边跑一边和她套磁。

我问她：“你能不能不笑呢？我看着有点儿头晕。”

“你头晕关我什么事？”她似乎不太愿意搭理我。

“我怕我要是晕倒在操场上，你会很心疼。”

“呸，谁心疼你呀，想得美。”

“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啊，想象力丰富正是我的优点之一啊。”

“谁说你想象力丰富了？自作多情吧你。”

“想得美不就代表着想象力丰富嘛。”一来二去，我俩聊入神了，没想到跑步给套了圈儿。

套圈儿是一个体育训练的半专业术语，一群队员围着跑道绕圈子跑的时候，跑在最后的队员被跑在最前面的队员从后面给超过了，就称作套圈儿。在我们集训队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训练中被套圈儿的队员要罚跑十圈儿。这可惨大发了，在林教练严厉的目光注视之下，常规训练结束后我和苏苏开始了漫长的加跑过程。

我们俩看着其他的队员喝着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非常可乐优哉游哉地离开操场，只能无奈地打起精神，一圈圈地坚持跑下去。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呼吸的急促，源源不断从身体里涌出的汗水已经把衣服完全打湿。我歪头看苏苏，她的小汗衫也好像被水给泡了一下，紧紧地裹在身上，整个人好像一只移动中的粽子。看着苏苏丰满的胸脯随着脚步的变换而有节奏地颤动，我使劲儿地咽口水，心里暗自想着，这姑娘发育得可真不错。

跑到第七圈的时候，林教练闪了。天也像极了包公的脸，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我拉住还想继续跑的苏苏说：“别跑了，教练都撤了。”

苏苏一甩手甩开了我：“今儿个加跑都怪你，累死了。”

“好吧，那我再跑几圈，把你的也替你跑了。”我假装做了个继续跑的姿势。

“算啦，你也不容易，都跑了一下午了。”

“呵呵，其实你还是很心疼我的。”我一边说一边拉起苏苏的手，让我意外的是，她并没有挣脱。

看来苏苏真的是累了，她把头歪在我的肩膀上，安静得如同一只乖巧的兔子。我们俩就这样牵着手走在黄昏的校园里，灰色的水泥地面上留下了我们长长的影子。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flourish consisting of two symmetrical scroll-like ends meeting in the center, with a small star or dot at the top center.

我和苏苏感情生活的起步就这样如同一篇公文般平铺直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曾经一直被那些龌龊的伪文学作品蒙骗，顶礼膜拜般以为爱情的开始必然是轰轰烈烈、柔肠百结，没想到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碗冒着水蒸气的兰州拉面，趁着热乎劲儿，一口气儿就吃了个碗底儿朝天。

爱情已被文字谋杀，这并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论断，也许不仅是爱情，甚至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已被文字谋杀。我们习惯了用最乏味空洞冗长淡漠的词语来形容内心丰富多彩、激情澎湃的感觉，却早已忽略了那些在文字中所缺失的部分，是无法用平常的语言所替代和表达的。

对此，我只能说遗憾。文字所营造的，其实只是真相的标本，而非真相的本身。

## 5.

我和苏苏好了很久之后，我问过她一个这样的问题：“你怎么那么轻易就上了我这条贼船呢？”问苏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脸上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仿佛被她爱上是那样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顾全大局菩萨心肠。苏苏伸出手在我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一下，丢过来一个恶狠狠的眼神：“丁若，你少给本小姐来这套，摊上你，我还没说后悔呢，轮不到你小子发言。你要是敢对我不好，我可是会随时改变主意的。”

“你给我玩儿去吧，还改变主意呢，变个鸟儿啊！你要是跟了别人那不是自个儿找罪受吗？见过我这么有品位这么有生活情调这么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潇洒英俊风流倜傥的男人之后，换别人那还能看得上眼儿吗？你别整一半夜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个还没进化完全的主儿，那还不得给吓出个好歹来。为了能让你健康幸福地生活在这个和平美丽的世界上，我还是勉为其难地陪着你生活下去吧。”

我刚说完，就被苏苏一脚踹下了沙发：“你丫给我一边儿待着去。”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flourish with a central star-like element containing the number '6'.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和苏苏的恋爱情景就像一幕幕画面温馨情节感人的爱情电影，在我的心里不停地回放。虽然情节和内容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那份收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动仍然存在。

时常，我会一个人呆坐在寂静的房间里，很认真地去想这段貌似幼稚却诚挚无比的感情究竟带给了我什么。但这真的是个深奥的命题，让我茫然，让我心疼，让我失去头绪。我想着想着就会被一种强大得无与伦比的忧伤感所俘虏，顿时觉得生活丧失了意义。而后我会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用火柴点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直到脚底下铺满了未燃尽的灰色烟头。

就这样，我在迷失和追忆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枯燥的早晨和黄昏。